



論語考

四

二
〇
三
三
三
二
〇
三

12
1679
4



明仁12
1679
4

宇士新先生著
大典禪師附譯

論語考

自一至三
刻本已行

精思堂藏梓



淡海宇士新先生臨歿以遺書屬大典
禪師其論語考僅自學而至八佾三卷
五十年前已刻行於世學者讀之無不
一怨嗟不觀其餘篇戊午之夏師被
召來於江戸官事之暇手校自里仁
至雅也三卷附以旁譯謂二三子曰此
書雖未得全而其於讀六經者得益不
尠矣於是輯請刻之家塾欲使世之知

士新者與前卷合觀而同於予志也予將刻之適師之訃問至嗟乎悲哉不使此刻供師覽實為終身遺憾也今也工告竣於是乎士新之屬師其意得全則輯之請師亦可謂得同全而後方知師之遺言庶不空乎

享和辛酉中秋後三日千賀輯謹撰



論語考卷之四

里仁第四

第一章 里仁為美

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里仁以仁為里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語法與此同夫智者利仁擇而不知美非智也大學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亦此意也

擇字古本盖有作宅者困學紀聞曰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為宅兮匪義跡其為鳥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為得智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

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

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然孟子亦作擇。則作宅者非也。鄭玄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朱子因之。按左傳。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鄒陽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則朱注若可從者。然語勢不然。不可從也。至曰。失其是非之本心。蓋淺孔子者。而非此章之意也。焉何也得語助也。而亦有何字之意。朱子以為得失之得。故曰。不得為知不。

亦陋乎

里仁為美。非古言。但解里仁為居仁。與處仁重複。則不得不為古言。抑亦其常例耳。按周禮。量人職曰。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解里仁為居仁。非無徵焉。然淺薄無含蓄。且孟荀不可徵也。何者。荀子里字與門對。則亦實字。而孟子里仁。以朱注亦通。可徵者。趙注耳。又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者。是

不智也。是其所為不智與孔子不同其引此也。以便已說耳。謂尚有孔門之遺跡矣。鄭玄所謂是解一向者。未謂仁為仁者之里。何誣之甚。其曰苟能居仁。衆美皆臻。故曰里仁為美。要之將來也。文外生意使仁不專美。是乃謬爾。既以衆美解美。又謂聖人之道。仁莫尚焉。豈非牴牾乎。謂古人士著擇居。至少固然。所謂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君子居必擇鄉。非亦擇居乎。二十五家為里。周禮所載也。按說文曰里居也。从田。从土。爾雅曰里邑也。註曰謂邑居。疏引論語此章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毛傳云居也。二十五家為

里。又曰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傳云居也。又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云邑也。酒誥曰百姓里居。注云致仕居田里者。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左傳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雜記里尹。注云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風俗通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之不同如此。豈必二十五家。執且有仁厚之俗者。即在二十五家。亦不妨為何不近人情之有。

第二章 不仁者

按孔子又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鄭玄曰約猶窮也曾子立事曰居約而觀其不營也春秋傳晉成縛曰魏成之為人也居利思義在約思純夫子又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曾子立事曰仁者樂道智者利愚者從弱者畏彼分而論其情此合而語其功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仁之於約與樂雖有安利之不同其可處則一也鄭玄曰利猶貪也

不易所守即畏罪強仁者也合諸利仁不亦踈乎以非外物所奪言是乃其學耳

約窮約也故與樂對以為事每減削未考戴記耳

第三章 惟仁者

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春秋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斨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令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时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曰：季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禹謨曰：益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畢命曰：旌別淑慝。

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
克畏慕孔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
不貳大學曰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
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為慢詩鄭風曰緇

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
兮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小雅曰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子
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又曰唯君子
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讀為
匹又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

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春秋傳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好惡人之情也，而不仁者多愆，唯仁者無愆耳。

好惡當於理，未必不可。然古人言仁，未嘗以理也。能好人，能惡人，固為人主言。大學所言其餘諸言，亦可徵焉。然如此章，以前後觀之，蓋非專為人主言，而緇衣巷伯夫子所取，且稱人之惡者，居下流而訕上者，勇而無禮者，果敢而窒者，皆其所惡，而徼以為知者，不孫以為勇者，訐以為直者，亦子貢之所惡，則兼在下者，明矣。故安國解如彼爾，然則在可好者，雖無益好之，在可惡者，雖無益惡之，即所謂民之秉彜，何

必有益於人然後好惡此老矯宋弊惡論心術故其說如是且好之至不啻於用之惡之至何止於退之又所謂民之父母與能好惡不同大學可見已

第四章 苟志於仁矣

里仁為美若志於仁則雖未美已無惡也夫仁者之過易辭也故志於仁者無惡已

苟設辭孔安國解誠未善然誠亦設辭朱子以為誠實之誠且不通章意強為說耳

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固或有之然不盡然何者或其惡大若急則不遑求善惡人與善人

越俎云苟誠俱為設辭然苟自之義而轉者誠自誠信之義而轉者也孔安國注楚人之為苟且義故以誠之設辭解之爾朱子誤之直為誠信之義失矣

亦然去疾不如養元氣是方技之事非吾所知也天下之理一是書生常談余則不為然蓋天下之物各有其理而不一故事亦各有所宜而不可一且不可窮也其不一不窮者即天下之理爾凡以苟與矣成句其下意急而非將來之事孔氏不省而為解此章無惡孔氏以為餘事蘇子由謂無所惡朱子謂善惡之惡仁齋謂無為人惡物子復從孔氏紛紛不一而朱子稍近矣

第五章 富與貴

不當富貴則不處富貴不當貧賤然不去貧賤是即仁

者之事也坊記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亦此意也儒行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愆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曾子制言曰君子無怙怙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怙怙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詘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不為也又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君子仁而後稱其名即里仁之所以為美

也夫子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雖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時亦不違仁也鄭玄曰造次倉卒也詩云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沛拔也謂樹倒也

朱註得之唯顛沛之解不可耳

唯解字義者固不可為人師矣而外字義違句法亦不可為人師也朱子謂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固得之是即仁也物子以仁為得富貴之道乃曰仁則安富尊榮按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安富尊榮謂用

賢之君也。仁則安富尊榮，是出何典耶？雖然，明明在上，則使仁者安富尊榮，由此言之，以為聖人之教，亦可也。然上失其道，既已久矣，則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貨之言，豈不誠乎？曾子制言曰：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物子之言，似有徵焉。然下文即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

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日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則物子之言，果無徵也。莊子曰：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亦言求富貴者，不仁者之事，而仁者不求之也。故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邦無道之時，欲富而為仁，不唯富之不可得，仁亦不可為也。孟子欲使人不求富，故稱陽貨之言，豈好辯之過哉？其好辯之過，乃在言仁之易爾。若尤稱小人之言，則西伯、戡、黎稱商紂之言，亦為

非取未免兒童之見耳朱子解顛沛以傾覆流離固不可也然謂顛覆之轉音亦復傳會而覆之與沛其音不同拔之與沛異韻而同音若以為轉音不如毛氏也

第六章 我未見好仁者

表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融曰加陵也此言惡不仁者必能為仁以不使不仁者相陵故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豈力不足者耶然唯於詩有之未有其人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世多自畫者無有用力者故夫子傷之然不欲盡誣時人故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無以尚之謂人之性質莫上於此表記所謂天下一人不待解也蓋不決辯二句亦不待解也

不仁者相陵何必添非義解之安國未得耳以我未見起句豈非歎辭乎勸人乃在其中矣解末句以非朱子然亦不相遠耳

第七章 人之過也

仲尼燕居云。辯說得其黨。鄭玄曰。黨類也。夫君子有君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君子不必厚而或有似薄。小人非無愛而或有不忍。豈可以為類乎。吳祐之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是因愛親也。若因愛妻子受汙辱之名。何足取哉。南史曰。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藉注未滿。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斯知仁。不須案也。是亦以愛親故爾。

古注朱注固未是。然不可謂憤憤。所謂憤憤。物子自道耳。

第八章 朝聞道

此戒老而自棄也。夫老而不惰。如衛武公。固無論焉。其少壯不學。老乃聞道。雖不能為。猶愈終身無知也。故夫子云爾。

劉向新序曰。楚共王有疾。呂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

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懽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筓，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何晏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南史荀伯玉傳曰：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

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白居易策林云：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可矣。而况於充賦王廷者乎？蘇子由曰：孔子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古來取義如此，並未得之。朱子不知其為老者，故其說傷於急迫。程子則已甚，不及朱子耳。孔子少壯汲汲乎求道，當其時也。蓋以朝聞夕死為

可至其晚年何必然又何必言要與朱註不相遠耳
第九章 士志於道

此言士宜高其心也言雖志於道然恥惡衣惡食則未
足與議道也夫子又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謂
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恥惡衣惡食者其心鄙耳以役乎外言迂哉朱子則
得之

士志於道雖曰不連下句然奈其連何按士農工商
謂之四民公羊傳注云德能居位曰士禮記秀士注
云卿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詩都人士疏云士者

男子行成之大稱是皆謂處士也又謂子弟為士詩
云有依其士未娶曰士易云老婦得士夫此餘稱士
者不一何必四十仕後之謂哉周官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是
固議政也按詩曰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易曰澤
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曲禮曰公事不私
議表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左傳子產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夫子又云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士

豈不議於道乎凡恥惡衣惡食者與不恥之者不在其心在安民與以營生為事在情之高卑爾故富貴無營生亦或恥惡衣惡食隱退無安民之心亦或不恥之要與以內外言不相遠耳

第十章君子之於天下也

此言君子去就徙義也無適無莫謂無所親無所疎也後漢書李燮傳曰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比親也唯與有義者親也楚語曰莊王使士亶傳太子歲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夫子又云聞義不

能徙主忠信徙義亦謂去就

吾聞諸人無量壽經曰無所適莫無彼無我惠遠義疏云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了慧鈔曰適摸者有云既捨親出家己心行平等無有的的之親亦無落莫之疎也俗儒云適莫謂厚薄也俗儒謂東宮切韻也東宮切韻曰適莫厚薄之辭也按三國志注魏略曰李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恭勤樸忠心無適莫宋史韓琦傳曰琦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遼史曰耶律胡呂性謙謹於人無適莫是與後漢書皆

無親疎之謂也。又按三國志劉放傳注裴松之曰：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可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之親任，理豈得然？是謂無可不可也。然則以可不可解之，亦已尚矣。宋史蔡襄傳曰：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元史同恕傳曰：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皆謂無可不可也。義以人言，故云與比。謝氏失章意，又佛老之學，可謂與聖人異矣。其謂得罪於聖人，是以聖人自居，可謂僭矣。物子得章意，又得適莫之解，但屬辭無序耳。以天下言，廣言之，不必主仁也。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豈必主仁乎？其語去就之道，乃在以義言爾。

第十一章 君子懷德

此言君子小人所以去就不同也。君子小人兼位，德言之懷念思也。又歸也。此兼二義言之。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又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又曰：王伾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又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又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詩曰：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檀弓
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
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
為不去也曰無苛政並懷土也刑法也書曰女于時觀
厥刑于二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又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又曰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又曰不顯維德
百辟其刑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禮運曰
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易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夫子曰見賢思齊焉懷刑也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緇衣曰子曰私惠不歸德君
子不自留焉是懷土懷刑惠小人之事也其對懷德與懷
刑乃互文耳

孔氏曰懷安也未得之朱子曰懷德謂存其所固有
之善是其復性之說也唯存其所固有不復求進者
何以能大哉夫德得也若唯存其所固有豈可謂懷
德乎懷德也者懷人之德也非己之德也且如其說
四懷字各異義豈其然乎又君子小人趣向不同何
翅公私之間而已乎

物子曰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以刑為政刑謂無恩

惠故思恩惠也亦懷字異義以四事四句為不識古文辭是何所據哉謾言之耳

第十二章 放於利而行

此戒利也放依也檀弓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春秋傳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放於利而行謂事必為利也周語曰厲王說榮夷公為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放於利而生怨者不但在上之人雖小人亦然夫商賈為利者也然專於利則多怨也商賈猶且多怨况非商賈者乎物子之說可謂不通世情矣

第十三章 能以禮讓為國乎

此言讓之可以治國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仲尼燕居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禮之於治國如此，而讓禮之主，故曰：禮讓以讓為教，則治國不難。故曰：何有？不以讓為教，則禮

無益於治國。故曰：如禮何？蓋自古聖賢於事無所不讓。為舜典曰：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垂拜稽首，讓于父。折暨伯與。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益稷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又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春秋成公二年，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傳曰：晉師歸，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繇。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彘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彘以趙武。又使欒黶。彘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

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昭公二年叔向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十年齊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周語曰。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又曰。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

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後卿乎。坊記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于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又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又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朝事曰。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
兵不用而諸侯自為之正之具也讓之於治國豈不大
哉

讓者禮之主也謂禮之實非矣包咸曰如禮何者言
不能用禮朱子云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
况於為國乎夫豈不能用禮縱使用禮無益於治國
也故云如禮何朱註亦誤矣

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因包注而誤耳

第十四章 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患德之不進也求為可知修德不怠也夫子

又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亦與此同所
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彼重在患不知人此
重在自務也

包氏云求善道而學行之非矣謂求可知於己也程
子得之

何朱注意不同何莫辨乎

第十五章 吾道一以貫之

孔子欲行先王之道而不得位然不避世乃望諸列國
之君且教育後生焉既不得位又不避世周流局促與
人同群故以忠恕為道也然其於人或有語有所

不答或語而不詳答而不盡似不忠恕者然終始不去忠恕故曰一以貫之是諸弟子所未知而曾子獨知之故其事如此也

朱子以道為理而謂借忠恕以著明之若如其說是曾子欺人也雖欲人之易曉不忠恕莫大焉是豈曾子之為哉又豈孔子之心哉所謂萬殊一本道之體用天道人道亦無關此章已

先王之道者禮樂政刑所立名教也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夏道殷道周道皆在其中總曰先王之道亦曰聖人之道即孔子所任故夫子以為吾道弟子以為

夫子之道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對彼廢先王之道而言故吾之夫子之子之爾若使孔子得位亦將制禮作樂成一王之道後世稱之亦猶文武之道豈復以忠恕為道乎凡所謂道者不一而有一人所獨者故禹稷顏回同道伯夷伊尹不同道詩云不攸不求何以不臧子路欲以為道道不同不相為謀三年不改於父之道皆謂所獨者夫子之忠恕亦其所獨者對其所任先王之道而言故亦吾之夫子之也

物子未考混而觀之耳夫哀公與季康子以君臣之
 分所對有詳略則曾子與子貢因所喻優劣所記亦
 有詳略諸弟子所不喻而曾子速喻故諸弟子以為
 難特詳錄之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荅誰謂不深
 喻者是非宋儒之鑿而難之之鑿也宋儒習禪者之
 風固或有之然如真如無明空假二諦何必言之先
 王之道之謂文古也所謂儒者之道是墨者以來之
 稱以道不明有此目也配文言之豈不踈乎吾道先
 王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貫先王之道則夫子之道之
 道與吾道之道所指不同也豈其然乎宋儒以忠恕

為不足為孔子之道故其說如彼而物子亦然故歸
 之於仁而期之將來又豈然乎夫一以貫之故曰而
 已矣則謂竭盡而無餘之詞不可非也如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孟子示人以易者豈可證乎要之與宋
 儒不遠皆強成說故支離迂回徒自苦耳

第十六章 君子喻於義

此言觀人之道也淮南子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
 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君子小人之
 於義與利亦猶此也孔安國曰喻猶曉也孟子曰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四體不言而喻亦然

義也利也不必解焉

義之為宜已論於學而篇此曰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夫義者不一而非盡歸於安民之仁若必歸於安民之仁以求義則或失義况其與利對者何必安民之仁乎可謂不知義矣以此章為喻人之道固不違文理且盤庚可徵焉然觀於上下之章則非喻人之道也且與人交而不辨君子小人則失其所以待之失其所以待之則或害於身何暇論仁何暇論先王孔子故觀於其所喻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此章意也

第十七章

見賢思齊焉

易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子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此章意夫子何常師之有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則古之學可知也思齊自省不待解也

物子謂古人之學必在詩書禮樂則於此章不自得故闕如耳

第十八章

事父母幾諫

包咸曰幾者微也坊記曰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

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祭義曰：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曲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曾子立孝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曾子事父母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

由已為無咎則寧也
賢人作亂

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第十九章 父母在

玉藻曰：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家語曰：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子山之行也。

凡人之出遊，雖無父母，亦不可無常。夫不遠遊，遊必有方，即所遊必有常也。以方為常，非矣。

第二十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已見學而篇

夫論語二十篇一篇一首之文也故其章次多依類如彼檀弓雖曰一首之文其章次不類論語則不然章次有意故於夫子之言或再載之而所載有詳略以成篇焉故其再載者非必再言者而一載者亦非必一言者也或謂之重出謂之有逸未知論語耳物子以此章為古言此其常言非必盡然也

第二十一章 父母之年

此章未詳余竊謂卜筮父母之壽也古者大事小事皆卜筮之無論葬祭與出仕乃子之將生也子之初生也欲嫁女也欲娶妻也買妾而不知姓也無不占焉則孝

越俎云士新曰人之於親之年宜有不知之乎其偶也則或有之然其得之甚易耳故竊謂卜筮父母之壽長則喜短則懼也此說似有理而考余則謂古者記年月多用支干如左傳所載生四百四十二甲子豈其故作斯語以對者乎似記以支干不歷歲數又由禮截問天子諸侯大夫庶人之年皆以其軍以對則當特約情

歲數似少如然於父母之歲或有不識故孔子之言如此知訓識古文多用義同一則二字士新以長短之分却似未穩

子之用心其於父母之齒可不占乎長則喜短則懼苟非恃其長則於孝有所得焉

人之於親之年豈有不知之乎其偶忘而失之則或有之然其得之甚易耳小人猶然况在君子夷狄猶然况在中國後世猶然况在孔子時乎其偶忘者或有之故朱子曰知猶記憶也古者知與識相通檀弓曰所知吾哭諸野左傳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王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知

猶識也。又左傳曰：子服昭伯謂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將遂界矣。季平子曰：爾幼，惡識國。國語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又孟子所謂不知皆作不識，識猶知也。朱子未考之，故不曰知，猶識乃曰知，猶記憶耳。雖然，以喜以懼是初知之辭，非記憶之辭。再曰一則兩舉二事之辭，非分一事之辭。故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傳曰：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外之弗夫人者，謂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不言夫人也。豈不然乎？故曰卜筮父母之壽也。若如

朱說則論語之文其拙而不法也甚，豈其然乎？徵闕如此章，蓋亦疑之而未得其說爾。

第二十二章 古者言之不出

此言時俗之不可從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亦與此同。而此以古者言則時之不然可見焉。子貢問君子而答以時之所不然則其不從俗可見焉。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行，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必先人，言必後人，言顧行，行顧言。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約言，小人先言。仁者其言也詘，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皆與此章相發也。

第二十三章以約失之者

此言當慎言也。約猶後也。坊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又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小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大雅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易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是故非法不言，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言。大人溺於民，皆狂其所褻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武王踐祚曰：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消

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孔將尋
 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
 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
 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
 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
 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
 失人亦不失言故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
 之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公叔文子時然後言人不厭
 其言棘子成說君子子貢惜其駟不及舌君子一言以
 為智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孔子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畢命
 曰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
 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家語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韓非子曰。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孔氏意與此同焉。南史曰。梁豫章王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陳書高宗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為大。伯禹敝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是從。孔注者也。孟子曰。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謝尹解約字。以此是與孔氏其意非不善。然上下章皆言行。則為約言也。明矣。

徵不及。舊注遠甚。古單言約。而非困約。約束者。有孟子在。且論語非古耶。胥失之。胥何義。訓相則意不通。訓皆則字非宜。蓋亦倭人之陋耳。

第二十四章 君子欲訥於言

說文曰。訥。言難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人之性也。故

不曰君子訥於言而曰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則可以學得為時人不力行故云然爾

包氏曰訥遲鈍也固非不可然不如曰言難也蓋訥者辨之反故老子云大辨若訥豈對放言者乎胡氏所疑是其臆度亦何益焉

第二十五章 德不孤

此言德之可慎也曾子立事曰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隣韓詩外傳齊桓公曰至德不孤夫聖德不孤而有其隣莫盛於唐虞故曰臣弑鄰弑鄰弑臣弑股肱元首君

臣相歌為孔叢子曰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面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韓詩外傳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易傳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皆德之善者其不孤而有鄰也不亦宜乎然天下之善難長而

惡易長德之不善者亦必不孤而有鄰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泰伯至德而孤伯夷叔齊賢而無隣是善之難也夫惡之易長也仲虺之誥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秦誓曰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是豈翅不孤豈翅

有隣乎故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惟極周禮大司徒施十二教其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坊記曰君子禮以坊德君子之學以成德無不善者雖非不善苟違先王之道而有所偏則不可也故禮以坊德蓋老聃善禮即孔子所從學也然其逸德之不孤也其有鄰也諸子並起破裂聖人之道焉故夫子述而不作乃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其於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其於老聃亦可知也故此亦辭則贊德而意在慎德爾

此章固贊德之辭舊注但見其表未見其裡也若以為徒贊者無益於事而遠世情也何者志士之脩德不為其不孤而加不為其有隣而進雖孤亦弗顧雖無隣而弗厭世俗之不脩德非以為孤非以為無鄰不孤而有鄰非其所慕也夫子之言何益德之偏者不善者鮮單言之而其單言皆善者是不必不孤不必有鄰則夫子之言不當矣且上下章皆戒慎之言故余以為辭則贊德而意在戒慎也雖然說苑載此章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必報其謬有如是者何朱勝之遠甚

徵是書生常論不足多辨耳

第二十六章 事君數

事父交朋友能諫為善然弗聽而屢諫則辱疏焉君臣雖重與父子異不可辱吾身朋友雖親與兄弟異不可愚其身皆以義合者故也故曲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事君數何必古言人不可以言喻貴自得之是待世入之道也憤排啟發是教人之道也皆非事君之道非交朋之道也但不可辱不可愚耳若有事之可言

乃不言而待自得可啓而待其憤可發而待其排則
 不忠之大者若如是而可世終無忠臣無益友焉賊
 君臣之道害朋友之義莫甚於此如仁齋說乃不知
 世情者非坐不識古言而於君臣朋友之道未有所
 賊害也

論語考卷之四

